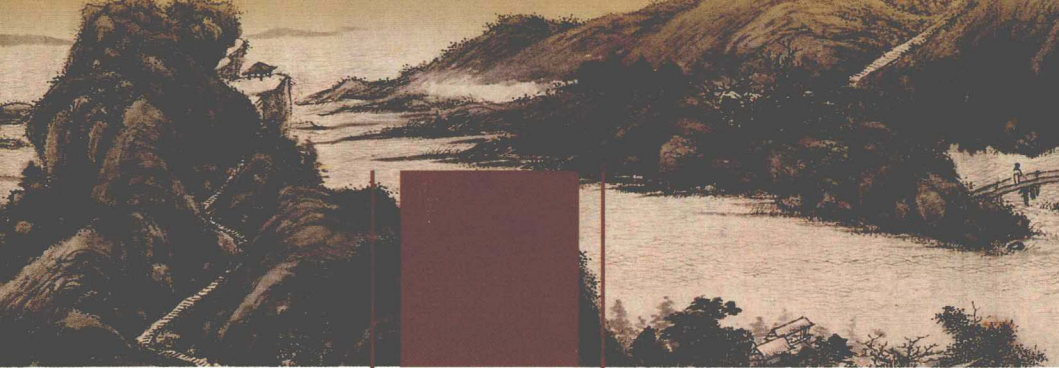




(明) 徐燊 著
陳慶元 陳煒 編著

鰲峰集

AO
FENG
JI

上

廣陵書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江蘇省「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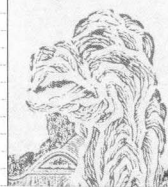


集

(明) 徐 燊 著
陳慶元 陳 煒 編著

上

廣陵書社



淮阴师晓图书馆 1527450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鼇峰集 / (明) 徐燊著 ; 陳慶元, 陳煒編著. --
揚州 : 廣陵書社, 2012. 7
(福建叢書)
ISBN 978-7-80694-261-1

I. ①鼇… II. ①徐… ②陳… ③陳… III. ①古典詩
歌—詩集—中國—明代 IV. ①I222.7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57183號

書 名 鼇峰集
著 者 (明)徐 燊
編 著 陳慶元 陳 煒
責任編輯 王志娟 胡 珍 顧寅森
出 版 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53.125
字 數 10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94-261-1
定 價 300.00 圓(全叁冊)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前言：徐燊及其詩與詩論

陳慶元

徐燊是徐燊之弟，故本書是《徐燊集》（廣陵書社，二〇〇五年版）的姐妹篇。《徐燊集》卷首有《徐燊與〈幔亭集〉》一文，該文已經論述過荆山徐氏，故本文介紹徐燊家世從簡，僅對徐燊影響較大的點論述之。本文着重討論徐燊的生平、詩歌創作和詩論。

一

徐燊（一五七〇—一六四二），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今福建福州）人。著述甚多，題跋豐富，題署之名也多種多樣，曾自稱竹窗病叟，又稱讀易主人、筆耕惰農，號天竺山人，又號天竺居士、鼇峰居士、筠雪道人、石農，又稱東海徐惟起或東海徐燊興公。東海是荆山徐氏的郡望。

徐燊祖先入閩之後先居連江，後遷至懷安縣（明萬曆初廢）荆山（今屬福建閩侯縣），世居。十一世祖自荆山遷至閩縣（今福州市）臺江。臺江係福州閩江上的碼頭，商旅聚散，歌樓舞館，市

井之風不利于子孫讀書，徐燊曾祖遂遷居城南于山（又名九仙山）鼇峰，遂世居于此。徐燊父徐棉（一五二三——一五九一），字子瞻，歲貢士。隆慶四年（一五七〇），授江西南安府儒學訓導。是年，徐燊生于南安。萬曆元年（一五七三），棉為廣東茂名儒學教諭。萬曆四年（一五七六）擢永寧令，六年辭官歸閩，年已六十六。棉能詩及書，又喜藏異書。有《徐令集》，又有《周易通解》、《養生纂要》、《世說紀稱》；又有未完稿之《晉宋人物考》。

對徐燊一生影響很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父親徐棉，一個是伯兄徐燊。謝肇淛《故永寧令徐翁詩卷跋》一文，談到徐棉對徐燊、徐燊兄弟在詩書方面的影響時說：「外王父（徐燊、徐燊姐為肇淛父汝韶繼室）子瞻先生喜為詩，每酒後耳熱，微吟不去口。此卷所書五十餘篇，尤平生得意之作。書法結構，頗類鄭繼之吏部。書未竟，而先生沒。此卷遂為獲麟之筆矣。先生能詩而不以詩名，能書而不以書名。乃得惟和伯仲嗣振風雅，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可謂有子哉！」（《徐令集》和謝肇淛見到的徐棉手書今均不存。徐棉的詩，在徐燊所編的《晉安風雅》中存十數首。徐燊成年後，題父所藏《擬古樂府》時說：童稚時，父親每天為他講解二三首，「嘗謂其如老吏斷案，令人箝口咋舌也」）。精到和準確的解釋給徐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其次，徐棉是《易》家，徐燊反復研讀《胡雙湖〈易翼〉》、《京氏易學》、《麻衣先生易髓》、《圖南易數》等著作，並作題跋，著有《易通》；

〔一〕《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天啓刻本。

〔二〕沈文倬《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鼇峰有園號『讀《易》園』；徐燊精通堪輿術，著《堪輿辨惑》，或與其精于《易》有關。弟燊亦著《徐氏易腴》；子徐陸，尚在少年，弟燊便教之學《易》。再次，是藏書。徐棉之前數世，荆山徐氏已經重視文教，但仍然以商賈爲主，讀書而有功名，學優而仕的，從徐棉開始。徐棉喜積書，他的藏書有流傳至今的，如福建省圖書館所藏《自警編》九卷，趙善璫撰，嘉靖十九年陳光哲校刻本，有『南州高士儒子之家』、『應宿堂』、『徐儒子』、『徐棉之印』、『子瞻』印章。又《蔡中郎集》，漢蔡邕撰，明嘉靖二十七年俞汝成刻本，有『徐氏藏書』、『徐棉私印』、『南州高士儒子之家』、『子瞻』等印章。徐棉建紅雨樓貯其書。徐燊也喜積書，建綠玉齋。至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徐燊合父棉兄燊所藏書，已經有五萬三千多卷。

其次是徐燊。徐燊（一五六一—一五九九），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舉人，著有《幔亭集》、《晉安風雅》。徐燊比徐燊大九歲，相當于半代人的時間差距。徐燊中舉後，屢上春官，落第。其中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十一月，到京之後，即聞父訃，白馬麻衣，隨即南下奔喪。徐燊雖然只活了三十九歲，所作詩有三四千首，收入《幔亭集》的二千多首只占其中的六七成。徐燊兼工諸體，以唐人爲圭臬，五律類劉長卿，七律類許渾，七絕原本王江寧。萬曆中年，閩中重振風雅，鄧原嶽、徐燊當爲首創者。參與者，先後有陳汝大、陳鳴鶴、陳邦注、趙世顯、陳仲濤、馬欵、陳公選、謝肇淛、陳价夫、陳薦夫、林天迪、徐燊和曹學佺等。在我們看來，在重振風雅的活動中，前期起重大作用的是鄧原嶽、徐燊和謝肇淛，後期則是徐燊和曹學佺。徐燊所起的作用，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組織詩社。

徐燭《陳汝翔〈泡庵詩〉序》：「燭與汝翔，三山結社，久爲五字之交。」〔二〕徐燭《萍合社草序》：「芝山故有社，先輩鄧汝高、趙仁甫、徐惟和諸公倡酬。」〔三〕陳薦夫《從子仕卿傳》：「徐惟和兄弟方與余結芝山社，而仕卿以詩謁之，遂往來。文酒間，自比古仲容。惟和贈詩云：「人林無小阮，終少七賢狂。」」〔四〕在詩社比較重要的人物中，鄧原嶽和謝肇淛都是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三年之後，曹學佺也成進士，離開閩中。一直生活在家鄉宣導風雅的，徐燭的作用最大。其次，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徐燭編就鼓吹閩中風雅的重要詩歌總集《晉安風雅》。福州，晉代稱晉安郡，晉安風雅，就是閩中風雅。這部詩歌總集，編選的範圍自明初至萬曆間的詩人二百六十多人，詩歌千餘篇：「上而格合漢魏六朝，下而體宗貞元、大曆，調有偏長，詞必兼善者，不論窮達顯晦，皆因時採拾，以彰吾郡文物之美。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蓋慮作者之苦心，而沒亡不稱，良奇痛悼也。至于野狐外道，格律稍畔者，雖有梁、竇之權，不敢濫廁片語，爲雅道螫賊。」〔五〕在徐燭看來，這些作品都是閩中的風雅之作，可資當代詩人研讀，以發揚光大。謝肇淛《五子篇·徐孝廉惟和》略云：「蒐討殫九流，匠心游六藝。大雅振式微，逸響流雲際。燦若華岳峰，芙蓉映朝霽。快意萬里遊，藝苑標

〔一〕《幔亭集》卷十六，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刻本。

〔二〕《重編紅雨樓題跋·拾遺》。

〔三〕《水明樓集》卷十三，萬曆刻本。

〔四〕《晉安風雅》序，《晉安風雅》卷首，萬曆刻本。

赤幟。』二對徐燧在重振風雅過程中的『赤幟』作用作了充分肯定。

在徐燧的一生中，前三十年，他的家世和父兄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

二

如何介紹徐燧的生平，我們覺得有點困難。徐燧沒有科考，沒有功名，沒有傳奇逸事，只是一個讀書人、藏書人、寫書人，講什麼？其實，徐燧的一生還是有某些關節點，某些重要或者比較重要經歷需要提出來討論的。爲了便于敘述，我們把徐燧的一生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出生，至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萬曆二十七年，徐燧去世。第二個時期，從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至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天啟六年，《鼇峰集》二十八卷刻成，友人曹學佺在廣西右參議任上罹璫難。第三個時期，從天啟七年（一六二七），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去世；天啟七年，曹學佺被遣歸家，不再出仕，徐燧與曹學佺共主閩中文壇。

第一個時期

徐燧出生于江西南安府，父徐棉時爲府訓導，已經五十八歲，兄燧九歲。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徐棉辭官歸家，徐燧時九歲。據徐燧、徐燧兄弟說，徐棉爲官清廉，積蓄無多，但是徐棉歸家之後，仍然有能力置些家產，家人生活，子弟讀書，也沒有太大問題。徐燧中舉之後，屢上春官，不第，

〔一〕《小草齋集》卷六。

三十九歲病逝。弟燦始終忙於舉子業，然而亦無所成。徐燦就童子試，見唱名擁擠，遂棄舉業，一生讀書、積書、作文。徐燦的文章，我們見到最早的一篇是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作的《石鼓文墨本》題跋，這一年徐燦十六歲。徐燦所著書，我們知道的最早一部是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兄徐燠在金陵爲他刻的《紅雨樓稿》，這一年徐燠二十五歲。對徐燠爲他刻的這部文稿，徐燠並不滿意，徐燠《答王元禎》云：『《紅雨樓稿》，是甲午歲先伯兄梓之白門。皆弱冠時所作，十分乳臭。門下何從得之乎？子雲悔少作，即此稿之謂也。』〔一〕徐燠頗悔其少作。這一時期，徐燠所著書還有《閩中海錯疏》三卷（屠本峻撰，徐燠補疏）、《蔡忠惠年譜》一卷、《田園雅興》一帙、《閩畫記》十卷、《荔枝通譜》八卷（蔡襄一卷，徐燠七卷，徐燠編）。徐燠的詩，檢《鼇峰集》，最早的是《出塞曲》、《出塞臨邊》（卷十）、《庚寅元日嶺南曾人情集小齋分韻》、《江行即事》（卷十三）等，作于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徐燠時年二十一。《幔亭集》是徐燠卒後，徐燠爲之編選的，十去其四，編年可考者集中在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徐燠年二十八，這一年徐燠中舉並動身赴京考。此前唯一可考作年的是《重宿靈源洞懷珠上人》（卷五）一詩，黃任《鼓山志》此題下有注：『丁亥歲』〔二〕，即萬曆十五年，徐燠年二十七。徐燠一方面不滿兄徐燠爲他刻二十五歲之前所作《紅雨樓稿》，一方面在《鼇峰集》中，又收錄自己較多的二十五歲之前的作品，這或許可以說明他對自己二十五歲之前所寫的

〔一〕《紅雨樓集·鼇峰文集》冊六，《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三冊，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二〕《鼓山志》卷十一，乾隆刻本。

詩還是頗爲自負的。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徐燧下第，徐燧、徐燧兄弟倆在紅雨樓之南建了一座綠玉齋，徐燧作《綠玉齋記》，徐燧作《題綠玉齋》。徐燧《綠玉齋記》前半云：

余家九仙山之麓，寢室後有樓三楹，顏曰『紅雨』。樓之南有園半畝，園中有小阜，家大人舊結茅於上，僅遮雨露，而苦於不便卧起，且無以置筆硯、書畫之屬。歲己丑，余下第還山，乃易構小齋於山之坪。

由園入齋，石磴數十級，曲折逶迤。列種筠竹，齋前隙地，護以短牆，蔚以薜蔓。牆下藝蘭數本，置石數片。齋傍灌木環匝，下置石几一，石榻二。夏月坐陰中，鳥語間關，蟬聲上下，足當詩腸鼓吹。齋止三楹，以前後爲向背，中以延客，左右二楹，差可容膝。余兄弟讀書其中，無長物，但貯所蓄書數千卷而已。山中樹木雖富，惟竹最繁，素筍彤竿，扶疏掩映。窗扉不扃，枕簟皆綠；清風時至，天籟自鳴，故名以『綠玉齋』云。〔一〕

綠玉齋占地只有半畝，齋前種竹，曹學佺又稱此齋爲『竹林』；灌木匝牆，置石几、石榻。齋僅三楹，貯書數千卷而已，中可延客；左右二楹，兄弟讀書其中。窗扉不扃，枕簟皆綠，故名『綠玉齋』。徐氏兄弟齋樓有多處，而以此齋最爲著名。徐燧稱自己爲『綠玉齋主人』，他的很多作品皆寫于此，其

〔一〕《幔亭集》卷十七。

子延壽、孫鍾震也在這裏讀書成長。徐燭、徐燭經常在綠玉齋值社作詩，據徐燭《寒食日熙吉玉生惟秦振狂伯孺少文集綠玉齋》〔二〕，寒食日雅集，參加者有林應獻（字熙吉）、王崑仲（字玉生）、陳仲濤（字惟秦）、陳宏己（字振狂）、陳价夫（字伯孺）、王叔魯（字少文）；徐燭《秋日陳汝大鄧汝高陳振狂陳子卿陳幼孺袁無競惟和兄集綠玉齋時子卿幼孺惟和下第歸自燕都汝高將奉使人浙余亦吳越之遊》〔三〕，秋日雅集，兼送鄧原嶽，參加者有陳椿（字汝大）、鄧原嶽（字汝高）、陳宏己、陳翰臣（字子卿）、陳薦夫（字幼孺）、袁敬烈（字無競），還有主人徐氏兄弟。這樣的例子很多。徐燭過世之後，綠玉齋的這類活動仍然沒有停止過。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父徐棉卒後的次年，六月十三日，徐燭出福州洪江，北行吳中，爲父棉乞《墓誌銘》。九月十二日，抵家，正好是三個月的時間，歸家後作《吳遊記》〔三〕。徐燭沒有到北京參加過科考，此行雖然也只到吳中，但是，他出行的這一路綫恰好也是多數閩中士子入京考試的路綫之一。徐燭走崇安的分水關出福建，進入江西鉛山縣；由浙江過仙霞關進入浦城縣回福建。沿

〔一〕《幔亭集》卷五，此詩作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

〔二〕《龍峰集》卷十三，天啟刻本。此詩作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陳薦夫有《秋日同汝大振狂子卿汝高惟和惟起無競集綠玉齋時惟和子卿下第歸自燕予歸自吳興汝高將以使事入浙惟起將游吳越》《水明樓集》卷五，鄧原嶽有《秋日陳汝大振狂幼孺子卿無競集徐惟和興公綠玉齋時子卿歸自長安幼孺歸自吳興與公將游秣陵余將以使事之浙》《西樓全集》卷六）。

〔三〕《紅雨樓集·龍峰文集》冊九，《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四冊，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途有建溪、武夷、鵝湖、子陵灘、武林吳山西湖、烏鎮及吳中諸名勝，回途在浙江還可以看到江郎山。徐燏此行，便道經邵武，登熙春臺、西塔寺。作爲孝子，乞銘是此行的目的；作爲一個文學家和詩人，閩贛浙蘇的旅行，遍觀名勝古跡，豐富閱歷，又有許多詩料可以入詩，這是非常重要的，此一。其次，在旅行的途中，結識了不少文壇朋友，詩藝的切磋交流，對提高創作水準意義也很重大。閩中偏在海隅，交通頗爲不便，急流險灘，崇山峻嶺，從福州到浙贛，通常需要十天半個月的時間，與外界交流機會較少。此行訪問的前輩和同輩詩人文友有王穉登、張獻翼、顧大典等，不下二十人。後來，張獻翼、顧大典還爲《鼇峰集》作了序。

走出閩中，交結天下文友，是文學家擴大視野、博取衆長的好機會；外省的文人雅士遊某地區，特別是那些文名較大的文士，對一地區的文學創作和文教也可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顧大典就曾以副使的身份提學福建，頗受福建學子的敬重。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車子仁、屠本峻先後來任福州郡守和福建轉運使。車子仁，字大任，邵陽人，有《車參政集》；屠本峻，字田叔，鄞縣人。屠本峻與閩中士子特別是徐氏兄弟交往甚密，所著《閩中海錯疏》，徐燏補疏（詳前）；徐燏《荔枝通譜》八卷，屠本峻爲之作序並爲之梓行。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屠本峻與徐燏倡建的高賢祠落成，清郭柏蒼《柳湄詩傳》：『萬曆二十六年，鹽運同知屠本峻與燏倡建高賢祠于福州郡治烏石山西，祀自唐至萬曆間閩中鄉先生善聲詩者六十餘人。』〔二〕徐燏有《高賢祠成答屠使君》四首、

〔一〕《全閩明詩傳》卷三十二，光緒刻本。

徐煥有《高賢祠落成屠田叔以詩見貽答贈一首》〔一〕紀其事。祠落成後的第二年，陳椿與徐煥病卒，入祀，雖然享受榮耀，却讓人悲痛不已。這一年十一月，屠本峻之官沅陵，徐煥自侯官芋江登舟至困關（在今福建古田），有《困溪十里橋與屠田叔泣別》詩：

數月愁相別，今朝別是真。從來知己淚，此際倍沾巾。

味亦如中酒，腸應似茹辛。却嫌山路轉，頃刻蔽車塵〔二〕。

徐煥又作《送屠使君至芋原驛是夕留飲驛亭以梨園佐觴使君首倡依韵奉答》、《至水口驛屠使君以詩留別次韵答贈》、《仲冬望後屠田叔奉命入楚同社諸子買舟追送余與玉生伯孺幼孺惟和共載舟中携筆硯書畫之屬相對甚適玉生作野航恰受兩三人畫意各以杜句爲韵余得野字》〔三〕。臨岐泣別，反復贈答，又是唱戲，又是作畫，閩中的詩人們和即將離去的屠使君，深情依依，溢于言表。

第二個時期

徐棉過世，徐氏兄弟似未分爨，徐煥應是這個家族的主心骨，徐煥過世，一家人生活的擔子突然壓在徐煥的身上。陳鳴鶴《徐煥傳》云：『煥好客，自喜所居戶外履常滿。客以急者，亡間知與不

〔一〕《幔亭集》卷六、《鼇峰集》卷十。

〔二〕《鼇峰集》卷十。

〔三〕《鼇峰集》卷十四、《鼇峰集》卷七。

知，皆絕甘振之，用是家困如罄，終以懣薊，即假貸所得，隨手即盡如故。」「故入謂之，有『窮孟嘗』之稱」。

譽之也好，謂之也好，逝者已矣，留下來的一切，就得由生者來收拾。徐燊在致友人書信中反復說到自己的苦衷：「先兄見背之後，拙于居貧，饑無粟，寒無衣。」「先兄舉孝廉十有二載，粥衣結客，賣田買書，不惟不問家人產，即涼薄先業，亦且廢盡。一旦棄捐，萬事瓦解。白頭在堂，黃口在抱。死者已矣，生者能無累乎？」

「伯兄見背，忽爾逾期，門戶零丁，八口不給。猶子藐藐，十分驚鈍，不堪鞭策。天既不假以年，而復不昌其後，天道茫昧，豈忍爲知己道哉！」

「這三則材料說明：其一，家貧，無衣無粟。文學語言固有所誇飾，但至少可以說明徐燊一家有時到了難于度日的地步。其二，徐棉留下的薄產，幾乎被徐燊散盡，因此拖累生者，特別是徐燊。其三，徐燊子徐莊驚鈍，不堪鞭策。其實，徐莊豈止驚鈍，簡直就是惡劣和無賴。徐氏家有祠龕，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被徐莊拆賣：「府君歿，先兄遷置紅雨樓，新創一龕，稍敞；髹漆丹堊，稍精。以爲可妥先靈于永久，不虞其一旦遷移變置耳。歲己酉之冬，兄子不類，既蕩失恒產，復折以賣錢，余頃自越歸，

「一」《東越文苑傳》卷六，同治郭柏蔚增訂本。

「二」《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文苑傳》：「家貧好客，凡遊閩者，無論尊官賤士無不得見，戶外四方之履，相錯如市。或遊困不能歸者，傾囊以贈，人咸謂爲「窮孟嘗」云。」

「三」《寄王百谷》，《紅雨樓集·龍峰文集》冊三，《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二冊。

「四」《寄謝在杭》，《紅雨樓集·龍峰文集》冊三，《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二冊。

「五」《寄鄧汝高學使》，《紅雨樓集·龍峰文集》冊三，《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二冊。

悽然傷之。』^{〔二〕}繼而，徐莊又惡人先告狀。徐燠說道：『所可嘆惋者，逆侄邇年尤恣睢兇暴，累欲訟我兄弟二人。日前扶嫂氏具告提學，道批府，尚未問審。婦人生不肖子，反爲護短，玷我亡兄，此家門不幸，人倫大變，日惟仰天太息，繼之以泣而已。』^{〔三〕}精神上對徐燠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幸好兄弟之間情誼甚篤，徐燠去世後的數十年間，徐燠對兄長仍舊一往情深，不斷有詩文懷思，也不斷搜集徐燠的遺墨佚作。

徐燠買書，是導致家庭貧困的原因之一，徐燠有些無奈，然而到頭來却是兄弟同嗜，『拮据勞瘁，書愈富而囊愈空，不幾於成癖成淫乎』^{〔三〕}，難兄難弟，甚至變本加厲。徐燠不斷四處覓書，積書越來越多，精品也越來越多。他不是坐等書商上門，或者僅在本地採購而已，還外出覓書。專門爲覓書的出行，徐燠稱之爲『書林之役』：

會壬辰、乙未、辛丑三爲吳越之游，庚子又有書林之役，乃撮其要者購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睹難得之書，或即類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舊見貽，或借故家鈔錄，積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床充棟，頗有甲乙次第，鉛槧暇日，遂仿鄭氏《藝文略》、馬氏《經籍考》之例，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分衆類，著爲書目四卷，以備

〔一〕 鈔本《紅雨樓文集》。

〔二〕 《寄曹能始》，《紅雨樓集·鼇峰文集》冊六，《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三冊。

〔三〕 《紅雨樓藏書目叙》，《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稽覽〔一〕。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吳越之遊，趁便買書；而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則是專門爲了購書前往建州（治今福建建甌）。建州，是明初臺閣體代表詩人之一楊榮的故鄉，楊榮有很多圖書傳給子孫後代，或散落民間。建陽縣，屬建州，宋代起就有許多公私刻書處，還是朱子之葬地，舊本亦多；建陽以北，崇安、浦城，宋以來名家輩出，崇安有朱熹的紫陽書院和劉子翬的屏山書院，浦城出過楊億、真德秀。與建州毗鄰的邵武，也是文化積澱很深的名區，宋代出過嚴羽等『三嚴』，元代有黃鎮城。到了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徐燊已經蓄書五萬多卷，這麼多的圖書，一是來源于父兄的積累，二是徐燊本人的購置，三是友人相贈，四是『即類以求』，不得已而乞于他人，五是抄錄。徐燊不僅蓄書，而且給自己的藏書編書目，也是在這一年，他編了一個《紅雨樓藏書目》。當然，藏書的目的是爲了利用。徐燊是一個文學家、詩人，還是一個博物家，博物家需要有更爲豐富的圖書資料。這期間，徐燊編著的書就有《蜂經疏》、《榕陰新檢》、《榕陰詩話》、《竹窗雜錄》、《客惠紀聞》、《蔡端明別記》、《隱居放言》、《古文短篇》、校《文心雕龍》等書，並協助吳雨編《鳥獸草木考》，協助謝肇淛修《鼓山志》、《永陽縣志》，協助喻政編《茶葉全書》等。

萬曆年間，明朝政府熱衷于修地方志。參加方志的編纂，對於家境困難的徐燊來說，既能發揮

〔一〕《紅雨樓藏書目叙》，《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其才學，又有一定的收入。喻政主修《福州府志》，卷首《修志姓氏·分纂》：「布衣王毓德、徐燭。」此志卷首有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三月林材跋。除了分纂《福州府志》、協助謝肇淛修《永福縣志》外，徐燭還遠至建陽修《建陽志》（一六〇〇），至福安修《福安志》（一六二〇）。其題《游定夫集》云：「庚子歲，建陽令魏公命修縣志，將以游、劉、朱、蔡、熊作五世家，游氏子孫抄錄祖先事實，送余採擇。」^{〔一〕}在編志的過程中，徐燭接觸很多著作，也是一種收穫。《修建志答田公雨丈見示》：「藜光獨夜吹燈火，竹榻終朝藉簡編。自笑年來才已盡，不堪重夢筆如椽。」^{〔二〕}不過，徐燭有時不免有江郎才盡的自我解嘲。『歲殘獨客懷歸切』^{〔三〕}，背井離鄉，歲暮不免有點淒涼。

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徐燭有一次沒有成功的滇南之行。此前一年，謝肇淛河臣秩滿，擢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兼僉事，分巡金滄道。謝肇淛到達任所，邀徐燭入滇。徐燭遂於這一年十月動身前往。謝肇淛比徐燭年長三歲，而徐燭則爲其舅氏。年紀相近，又同爲詩家，謝肇淛每次回鄉省親，必與徐燭遊樂歡洽。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謝肇淛與徐燭組織紅雲社；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謝肇淛組織泊臺社，亦閩中詩壇一時之盛事。謝肇淛爲人，有種種優點和長處，『但

〔一〕《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二〕《鼇峰集》卷十四。

〔三〕《福安志成將歸三山陳二石以詩見贈次韵爲別》，《鼇峰集》卷二十一。